

2024年某日,一只雄性美短起司小猫,从东北空运上海,加入了我的日子,他出生仅两个月。

选定这个品种,是有原因的。此前几周,有只不明来路的小猫,死死尾随着我,大有跟定我的意思。公共场合,有事,只能中止和小猫互动。过后,再也不见他的踪影,我竟怅然若失,就决定去物色一只同款。那日远道而来的美短,事实上成了某个缘分的替身。前后两只小猫,外形几乎一致。

给新来的小猫取名三毛,或因自己常念及旧时市井。当时,身边总会有人叫三毛、四眼、小弟、扁头及长脚。

此刻,三毛走出笼口,未见旅途倦怠,他大眼滚圆、唇鼻粉红、胸腹雪白,一身灵气照亮了周围。他第四条腿的肉肉粘紧笼门处不放,迟疑还是有的。我捧起他放在地上,他即以半寰半主的姿态,东跑西跑起来,弯刀似的透明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戈壁滩上的烽燧,你得为它们肃然起敬。它们有祖先的身影,有祖先鲜血的澎湃。当年的烽为火,夜晚燃放。唤醒黑夜。燧为烟,用狼粪焚烧,白天炽烈。好一个以狼制狼,只为防御报警,抵抗外来侵犯。它们镇守的时光,呵护的天地,就是我们当下的岁月静好和国土的完整!如今它们已然衰竭。灰黄色的土体,俨然是残缺不齐的牙床。确实,不该让它们继续啃食坚硬的活儿了。它们与大地牢牢地粘连着,还

指甲,触在光洁的木质地板上,嚓嚓作响。

最初,我以手掌轻托玲珑的三毛,他懵懂如婴儿,分不清这是落入歹徒魔爪,还是人类在向他表示好。又过两月,他开始对接抱不太配合。向他索抱,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拥有选择权,显得不情愿。再大一点,他的呆萌可爱,让拥趸哪管那么多,一把将他扑住,强搂强抱。此时,三毛以一种漠然告诉诸位,他已把一切强迫,视作主权冒犯。三毛的冷傲,日渐成形。

拥其入怀,分明暖意满满,他为何要拒绝?我猜测,对于拥抱,三毛首先感到四肢被锁死、行动遭限制,有违他的自由意志。三毛有个本领,被人紧箍了,他就能双方力量对比,迅速作出评估,并倏然认怂。他仿佛知道,此时鲁莽,徒劳且泄露心机。三毛擅于佯装服软,一俟他的拨合松懈,他立即尝试脱逃。若未遂,他会再次退至隐忍。每当突围的信号二度出现,三毛是病魔的,绝不顾及尖利的指甲,会否给你留下伤痕。如此,硃快等药品已成常备。在泳池,朋友见我胸口有不少抓痕,就问,哥哥,你多大年纪了?

烽 燧

安 谅



纽约印象 (油画) 杜海军

强行,常倒逼出另一种强行,并多半不欢而散。我蓄意要和三毛建立温良互动,始终未果;而几十年前的初恋镜头,倒由他勾起。

那个激动人心的午后,一名生机勃勃的女孩,站在一棵枯树边上。那棵枯树就是我,经验苍白、勇气贫乏,拘谨得恶形恶状。见此现实,女孩信手设局。——两人人公园见有草坡,齐上,未敢牵手。坡顶,春风热烈,她推我下去候着,我毫无思想地执行了。轮到她下坡,就夸张地跌跌撞撞起来,她的身体失控地命中我的怀抱。这个设计虽简陋,但基于有准备对无准备,大获成功。火热的女孩,佯装未能走稳下坡路,既把自己扮得无奈,又

在以另一种方式,延续它们的使命和责任。垛口的风声阵阵,是它们的咳嗽,它们依然保持着清醒。

后来者,不能仅仅拍个照,打个卡。便如云飘去。这轻如羽毛的做法,对沉重的身形,如同戈壁上扬起的尘灰了。

你看,戈壁滩还有那么多红柳,茕茕草,骆驼刺,从砾土中昂然崛起,它们是一个个新生的烽燧,微小的,用自己的生命,缝补着这片土地皸裂的唇。

破碎,从来都不应属于祖国山河的形容词!

强使抖抖豁豁的男主人来不及惊呆,已拥她入怀,瞬间实现交往升级。我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,是十多年后。虽笑对糗事,但我仍无法从别人巧夺天工的设计范例中,找到摆平三毛的良策。

一日之中,三毛要用很多时间舔舐自己,以自洁。三毛的舌头无法覆盖整个脸部,他就先将某条前腿舔舐干净,再用其去擦拭脸部的边角。这种转换,有点接近灵长类动物对工具的借助。时而,三毛还会跳上沙发靠背,一丝不苟地舔舐我的头顶。他的舌面布满倒刺,像木工砂纸。他对我舔舐,或是妄想把

我视作其肢体的延伸?观察,是三毛的爱好之一。家里如有两个人,他会去蹲伏在可以同时瞭望两处的位置,形成一个三角。他像职业特工那样酷爱情报,但尚未发现他对掌握的各种线索,有更高级的利用。

三毛喜欢人们示弱地和他聊天,只要能软软地对着他絮叨,他就趴在地上不停摇尾,表明他还要。他似乎能从语态中,领略大致的语义。他喜欢被恭维,对聪敏、乖、厉害、漂亮、扎台型等夸赞字眼,敏感并上瘾。晚上睡觉时

屋 内 谈 论 天 下 大 事,确实需要去外面多走走、多看看,即便是手机时代,也需要有客观的认识。在上海有很多自驾可到的“金色稻浪”。除了开头老同学提及的李窑村千亩稻田,和睦村的广袤稻田也如金黄地毯一般。我因住北面,去得比较多的是罗泾花红村,可以近距离打卡成熟的稻穗,想怎么拍就怎么拍,这里的千亩良田四季风光不同,春夏秋冬,各有其韵。旁边的耕织园也值得一去,稻田规模小了些,但小路串起树影和田间小白屋,适合痴痴发呆放空。再远一点,就到了江苏太仓七十二家理想村,周围也有成片稻田,我曾用无人机航拍过,稻浪迎风滚滚招展,婀娜多姿。

还有一些随意一眼就会让你驻足的地方,比如淀山湖畔最近去的永新村,绿色稻田加永新湖,夜景绝美;旁边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六如墩村,水田相映,风景如诗,令人流连忘返。十月的稻花香,风吹稻浪,美如油画。去农村看金色稻浪,农机轰鸣,谷粒归仓,土地的馈赠将在农人的笑靥里,化作人间最踏实的幸福。

不知你是否留意过,好些不被命运青睐的人,其实是不可小觑的。“强行者有志”,有个人就应了老子这句话。我上初中那年,有个男孩转学到班上。他瘦、矮、大鼻子,小脸倒也白净,可惜长了些雀斑,看旁边的人时,像鸟一样歪过头,鼻子似乎有点碍事。更糟糕的是,他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,因此大家都叫他“小磕巴”。

初来乍到,“小磕巴”坐在课堂上,乱蓬蓬的头发放遮住了半张小脸,有点腼腆又有点紧张。班主任向同学们介绍了他,语气中透着特别的赞赏。这不奇怪,因为这个其貌不扬的小男生,竟然是全县初中考试的第一名。在大家不无诧异的目光中,他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,红了脸低下头去。

班主任说:“别不好意思,讲讲你是怎么学习的,让大家好好听听。”“小磕巴”慌忙摇着双手,不吭声。一连催促两遍,他还是不张口。原来,这孩子是天生的结巴,一张口就让人笑话。而且,家境也不好说,他爹有恶习,一眨眼工夫输掉了三间瓦房,他娘一瘸一拐,大字识不了一

会。你说怪不怪,就是这样的家庭,怎么会出来个好学生呢?众目睽睽之下,口齿伶俐的孩子也难免有些紧张,何况是不善言说的“小磕巴”呢。他的嘴巴吃力地翕张着,话还是不能连贯地说出来,越紧张就越糟糕,竟噎得脸红脖子粗。“小磕巴”只好鼓起勇气半说半唱:“老、老师呀,你、你问俺是怎么……是怎么取得了好成绩,其实俺、

间,三毛是不被放进卧室的。一早开门,他就急切地挤进来。正开窗换气,怕有危险,须驱逐三毛。最初,他躲在一把躺椅下,以他的小机灵和我周旋,难以搞定他。我想到语言鼓励,可能有效。就以吹捧的口气说,三毛出去吧,三毛嘛最乖了。他就从躺椅上亢奋地蹿出去,还侧身在门边的墙上极欢快地扑腾一下。

三毛一般不主动求宠,但饿了、想享受梳毛、盼望用玩具逗他蹦高,就会来我的腿边蹭来蹭去。他得到满足后,眨眼间就收起刚刚表演过的降尊纡贵,恢复了惯常的桀骜。前后的状态如此割裂,也不怕下次求我时会遭刁难。三毛知道他锱铢必较。于是,最终被摆布的是我。三毛对我的拿捏,有点水平的。

人们常以人类的逻辑、习惯和想象力,去解读非人类,可能离真相甚远。有时候,看上去极严肃的思考,其实应归为娱乐。写这段文字,是上海深夜11点,瞥见三毛静立在不近不远处。他前肢并拢上身挺立,腿及胸腹白似云朵,活脱脱一只充满卡通式善意的猫咪。三毛正凝神研究我,见我看他,他把目光调向别处;见我还在看他,就转身而去。三毛满背深色,走进幽幽的光线里,已是一只很诡谲的黑猫了。



俺也没啥好、好法子,俺的嘴啊嘴不行,可俺不能啥都不、不、不行!”这一段说唱,略带东北大秧歌的腔调,听起来怪声怪气的。课堂上,又爆起一阵憋不住的哄笑。

这时,班主任一掌拍在桌子上,大声呵斥道:“笑什么笑,你们谁有本事,可以跟他比比呀。”那么,比什么呢?用心良

苦的班主任,没有让大家跟他比学习,却有意在全班搞个长跑比赛。几乎所有人都以为,这是“小磕巴”的弱项,于是都跃跃欲试地应战了。可他们哪里晓得,这“小磕巴”早就练出了“飞毛腿”,他在地外上学的时候,每天要跑12里地到学校,放学后再跑回来。衣裳是捆好了背在身上的,怕只怕被汗水浸坏了。一双他娘做的布鞋装在书包里,还是怕磨坏了没得穿。他就光着膀子,有时只穿了一条短裤,在那坎坎坷坷的山道上,光着脚丫子

呼哧呼哧地奔跑着,奔跑着。这一跑,那就是六年的风风雨雨。既然是这样,这次跑在前头的人是谁,结果就不必猜了。

这个犟种,因了穷困而发奋,因了磕巴更发愤,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再后来,他如愿戴上了博士帽。他在给班主任的一封信中,有句话是这么说的:“感谢命运,让我从小成了一个磕巴。”

因为他,我对自强不息的人,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敬佩。你想,那河蚌怀沙而生病,却孕育了珍珠。那么,人处于逆境,又岂能自甘沉沦?

我退休前做了很多年财务,但没有做过一天会计,非财务专业的朋友听了一头雾水,问:“财务不是会计吗?”拗不过较真,不得不解释,会计只是财务中的一块,还有其他板块,比如预算,计划,分析,报告,税务管理,投资和资金运作等。对方听了似懂非懂,又问:“那你到底懂不懂会计?”我笑答:“懂是必须的,不然就没法对会计做出来的数据挑三拣四,拿捏出我想要的样子了。”

上班的最后几年,很向往退休后的悠闲生活。退休一个月,过了把瘾。七弯八拐,有人传话来,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,急招负责收付款账,月结年结的会计,现任要离职,交接迫在眉睫。这其实是出纳兼记账岗位,以幼儿园的规模,近似半躺平的差使,我想当然地去面试了。园长看了我的履历,愿意在现任的基础上,加我工资,并压低姿态说:“我们庙小,不要嫌弃。”我被真诚打动,第二天就上岗了。

交接过程让我汗颜。推门进办公室,见到处有纸堆,写字台上,窗台上,打印机周围,淹没其中的是小会计。她三十岁不到,入职仅四个月,在前任的“数字游戏”中摸爬滚打,找“感觉”找到崩溃,咬牙切齿地说不想干了。我指着纸堆问:“里面都有什么?”她说来的第一天就在,还没工夫搭理。我随机抽出一些,有的是聘用第三方课外服务协议,有的是定制校服委托书。小会计说她最近加班又多又长,筋疲力尽,希望交接日后,不再被打扰。

现实的落差,让我想立马掉头走人,可又被契约精神羁绊,愣在那里,竟是他人眼中一道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的风景线。我想自创“数据库”,框架渐渐明了,涉及IT,用自己的人脉资源,获得指导和帮助,至于数据的整理归集,导入导出之类,自己动手,时间表设三周。家长来缴杂费,计算本身不是问题,带出来的问题之一,是开手工发票。发票分旧式新式,有一式三联的,也有一式四联的,开时要垫复垫纸,多夹一张,开到下一张发票上去了,少夹一张,有开阴阳发票之嫌。杂事没完没了,账还没有登,下班到点了,“数据库”的事,都得带回家做,做到半夜,脑子转不动了,倒头睡觉,睡中多梦,有一次梦见有人深陷泥潭,不能自拔。

月结报告做好了,园长看后满意地说,这是她第一次享用,除了干巴巴的数据,还有简明扼要的文字加持,赚钱科目,亏损科目,变动异常一目了然。“数据库”的丝滑应用,令人欣慰,心想晚上终于可以睡安稳觉了。可那天晚上偏偏出了状况,左背局部开始阵痛,像针刺一样没完没了,熬到半夜,去医院看急诊,诊断结果是“带状疱疹”。我问医生病因,答:“原因各异,常因劳累过度,压力过大,免疫力下降。”他的眼睛从医保卡移向我:“你应该退休了,怎么又压力山大了?”痛定思痛后的感悟:不是什么苦都能吃,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吃苦。以前在职场,总想着把对的人,放在对的位置上。日子过着过着,犯起了糊涂,这不,警告来了。第二天,我向园长递交了辞职申请。

回想起来蛮有意思,退休后实现了零的突破,做了一个月的“小会计”,句号似乎圆满些了。

旅 游

有了更

『一个月』会计

瑞 秋